



中文版序

1941 年 12 月，日本決定進攻美國及其盟友，本書把焦點集中在日本作出這一災難性決定之前的 8 個月。與公認觀點不同的是，本書認為，日本領導人其實認識到發動這場戰爭將帶來毀滅與自我毀滅的後果（當時，日本企劃院估計美國的工業產量是日本的 74 倍以上），甚至在發動襲擊前的幾個月裏，日本領導人也本可以避免這一對決。除了對歷史事件的直接關注，本書還着重探討了日本與中國以及日本與西方世界的對抗關係。

中國對於 1941 年的日本十分重要。二戰結束前，對日本來說，中國一直是一個頑強而難以制服的對手，日本能夠佔據絕對優勢，卻從來無法將中國打敗。正如每位中國讀者所知，日本自 1931 年起開始對中國東北積極進行軍事擴張，自 1937 年 7 月起，日本為了征服中國大陸而展開殘酷的戰爭。1940 年，日本甚至在南京建立了一個傀儡政府。儘管日本在軍事上佔上風，但中國絲毫沒有妥協的跡象。日益孤立又缺乏自然資源的日本鋌而走險，侵入東南亞，這冒着捲入一場新戰爭的風險，但自相矛盾的是，這樣做日本才能繼續與中國無休止地打下去。

當然，日本在中國大陸的不如意與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沒有必然聯繫，但日本無法通過軍事手段控制中國的確影響到日本最高領導人的政策判斷。到 1941 年秋，美國要求日軍從中國撤出，這成為阻礙美日外交談判的最主要問題之一。正如美國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 (Sumner Wells) 在華盛頓對一位日本外交官所說，在美日談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國問題就如同“詢問《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時能否去掉哈姆雷特這一角色一樣”。但東京的領導人不這樣認為。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官方解釋是，日本被美國這一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實施的懲罰性經濟制裁措施逼上了絕路，不得不發動戰爭。這種看法說明，日本領導人忽視了一個事實：正是日本多年來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以及進一步挺進



印度支那才招致了制裁。日本還為發動戰爭尋找正當理由，認為發動戰爭是為了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亞洲其他地區（而與此同時卻在攻打中國的亞洲同胞）。日本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自己是在反抗傲慢白人的欺凌。大聲叫囂的日本右翼至今仍持有這種歪曲事實的觀點。許多日本人仍傾向於認為這場戰爭是防禦性質的，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如果想到日本本可以避免這場毫無意義又損失慘重的戰爭，他們的內心會難以承受，而認為日本別無選擇就會感到輕鬆得多。

然而，正如本書再三論證的那樣，日本擁有選擇權。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多次召開高層會議，探討戰爭以外的選項，這說明日本領導層心裏清楚，與西方開戰將無法獲勝，因此應該避免這樣做。但最後，沒有一個人有勇氣出面阻止日本的黷武政策，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正是日本已為戰爭作好了全面準備。雖然不論在政府還是軍方，日本的決策過程稱不上獨裁，但基於共識建立的政府阻礙了有意義的直接辯論。隨着時間的推移，包括參戰在內的重大決定的責任分攤在各個部門、各個領導人之間，最終由最具有象徵意義的天皇來批准，而天皇本應被視為凌駕於政治之上。可以說，絕大多數日本領導人認識到他們的國家走在自殺的道路上，但沒有人覺得自己負有足夠責任來阻擋這種趨勢，他們都寄希望於其他人來採取行動。通過對個別領導人的詳細剖析，包括近衛文麿、松岡洋右、裕仁天皇和東條英機，我所尋求的不是原諒，而是剖析悲劇人物的弱點與缺陷。

顯然，一場戰爭不會無緣無故打起來。日本說到底就是一個侵略者，首先入侵中國，其次是其他亞太地區，日本主動發動襲擊，早就在該地區踐行各種意義上的帝國主義入侵，盲目否認這些事實沒有意義。同時，我們應該從更加廣泛的歷史角度審視日本的帝國主義以及令人憂慮的中日關係。雖然當今兩國關係緊張，但值得我們銘記的是，敵對並不總是中日關係的主旋律。

即使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擊敗清廷後，日本精英階層仍然崇拜中國文明的輝煌，他們對中國經典著作的熟知程度與他們掌握西方語言的才能一樣突出。另一方面，在 20 世紀初，許多中國人也將日本作為現代化進



程的典範。所以在 1905 年，孫中山創建中國國民黨前身（中國同盟會）的地點是在東京，這一點也不偶然。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兩國能夠相互學習、互惠互利的地方還有很多。

英國歷史學家 E·H·卡爾（E·H·Carr）曾總結說，歷史“是史學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這種對話必須不斷受到其他歷史學家的挑戰、修改並重新注入活力，這樣我們才能加深對特定歷史事件的理解。顯然，讓歷史問題政治化來解決短期問題不會改變歷史及書寫歷史的宏觀進程。我希望在這一持續性對話中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最後非常感謝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和譯者馬文博將本書帶給中國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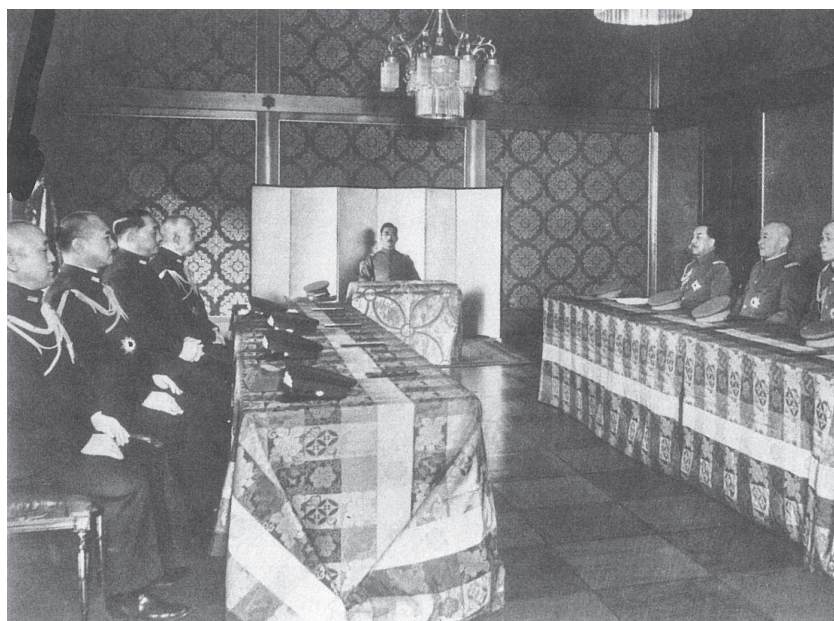
1921 年 5 月，21 歲的裕仁皇太子（中）訪問英國時與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其右方）合影。



1941 年，裕仁天皇為軍隊最高統帥。



內大臣木戶信一，天皇最親近的顧問，其扮演的角色如同皇宮的守門人。



1938 年 1 月，難得一見的由軍隊和文職高層領導人參加的帝國會議。



1937 年 12 月，一片歡騰的演員及觀眾在歌舞伎座為攻陷南京而歡呼。





1941 年 4 月，大米配給開始在大城市中實行。配給中心的標語上寫到：本日起開始增配。



早在 1941 年 8 月美國對日本實施全面石油禁運之前，石油的稀缺使得日本開始研發燒煤的汽車。



1937 年春，在女兒婚禮前夕的化妝晚宴上近衛文磨公爵模仿希特勒的打扮。不久之後，他將當上日本首相。



1938 年 11 月 3 日的廣播講話中，近衛緩和了他的鷹派立場，聲稱日本侵略中國為的是建立一個有利於全亞洲的“新東亞秩序”。



目 錄

| | |
|---------------------------|-----|
| 中文版序 | v |
| 主要人物 | xx |
| 1941 年 4 月前的日本歷史大事件 | xxi |
| | |
| 序 幕 改變歷史的一天 | 1 |
| 第 一 章 戰爭傳聞 | 19 |
| 第 二 章 唐・吉訶德的歸來 | 51 |
| 第 三 章 一切的開端 | 67 |
| 第 四 章 軍人的兩難境地 | 79 |
| 第 五 章 擺脫麻煩還是保持友誼 | 95 |
| 第 六 章 北進，還是南進？ | 105 |
| 第 七 章 危機悄然臨近的七月 | 121 |
| 第 八 章 “朱諾見” | 133 |
| 第 九 章 毫無勝算又非打不可 | 147 |
| 第 十 章 最後一次機會 | 159 |
| 第十一章 軍人接任 | 183 |
| 第十二章 扭轉歷史車輪 | 195 |
| 第十三章 崩潰邊緣 | 205 |
| 第十四章 朋友之間總有商談餘地 | 215 |
| 第十五章 赫爾照會 | 231 |
| 第十六章 縱身一躍 | 237 |
| 尾 聲 新的開始 | 245 |
| | |
| 註 釋 | 257 |



主要人物

東久邇宮稔彥王：皇室親王；陸軍大將；裕仁天皇的叔叔

裕仁：昭和天皇；1926 年至 1989 年在位

賀屋興宣：1941 年 10 月起擔任大藏大臣

木戶幸一：侯爵；1940 年 6 月起擔任內大臣；裕仁的心腹

近衛文麿：公爵；1937 年 6 月至 1939 年 1 月、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 10 月擔任首相，是日本國際危機加深時期的領導人

來棲三郎：近衛內閣簽署《三國同盟條約》時的日本駐德大使

松岡洋右：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 7 月擔任近衛內閣外務大臣；主導日本的親軸心國外交，最終在 1940 年 9 月簽署《三國同盟條約》

永野修身：海軍大將；1941 年 4 月起擔任軍令部總長

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1941 年 1 月任命為日本駐美大使，曾擔任過外務大臣

及川古志郎：海軍大將；1940 年 9 月起擔任近衛內閣海軍大臣

西園寺公一：近衛首相政策顧問；西園寺公望公爵之孫

西園寺公望：公爵；現代日本最後一位元老、最有權力的政治家；曾將近衛視為其門生

島田繁太郎：1941 年 10 月接替及川擔任海軍大臣

杉山元：陸軍大將；1940 年起擔任參謀總長；第一次近衛內閣（1937 ～ 1939）陸軍大臣，使中日戰爭加劇

鈴木貞一：企劃院總裁；退役陸軍軍官，受到近衛和東條信任，常常擔任二者之間的聯絡人

高松宮宣仁親王：皇室親王；1941 年成為軍令部成員；裕仁天皇的弟弟

東鄉茂德：20 世紀 30 年代末歷任駐德國大使和駐蘇聯大使；1941 年 10 月起擔任外務大臣

東條英機：陸軍大將；近衛內閣陸軍大臣；近衛辭職後成為首相

豐田貞次郎：海軍大將；1941 年 7 月擔任近衛內閣外務大臣；《三國同盟條約》簽訂時任海軍次官





1941 年 4 月前的日本歷史大事件

(此處及整本書出現的日期均為當地時間)

1853 年 7 月：海軍準將馬休・佩里 (Matthew Perry) 敦促日本結束閉關鎖國政策。

1854 年 3 月 31 日：德川幕府簽訂不平等的《日美和親條約》，結束閉關鎖國體制，對世界其他國家開放港口。

1868 年 1 月 3 日：幕府時代結束，明治維新開始。

1882 年 1 月 4 日：《軍人敕諭》頒佈，這份軍人行為準則將形成日本民族主義的重要部分。

1889 年 2 月 11 日：《明治憲法》頒佈。

1890 年 7 月 1 日：日本首次舉行大選。

11 月 25 日：日本兩院組成的國會首度召開會議，四天後再次召開會議。

1894 年 8 月 1 日：日本對滿清宣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1895 年 4 月 17 日：日本擊敗中國，簽署《馬關條約》，台灣和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

4 月 23 日：俄國、德國和法國催促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三國干涉還遼），日本 5 月 5 日同意交出遼東半島。

1898 年 3 月 27 日：俄國成功拿到遼東半島租借權。

1902 年 1 月 30 日：英國和日本以平等身份締結英日同盟。

1904 年 2 月 8 日：日本在亞瑟港襲擊沙皇俄國，兩天後才對俄宣戰。

1905 年 5 月 27 ~ 28 日：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海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

9 月 5 日：在美國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的調停下，日俄戰爭結束，雙方簽署《樸茨茅斯和約》。

11 月 17 日：朝鮮成為日本的受保護國。

1906 年 8 月 1 日：日本成立關東軍，以保衛剛從俄國手中奪得的“滿洲”。

1910 年 8 月 29 日：日本吞併朝鮮。

1912 年 7 月 30 日：明治天皇睦仁駕崩，其子嘉仁繼位。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11月前佔領德國在中國及太平洋地區的領地。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國的袁世凱提出“21條要求”，但日本壓迫中國時沒能取得外交特權。

1918年11月11日：一戰結束，1919年召開巴黎和會。

1922年2月6日：日本簽署《九國公約》和《華盛頓海軍條約》，開啟自由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

1923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及隨後的火災讓東京被毀。

1926年12月25日：嘉仁駕崩，皇太子裕仁繼位。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五”標誌着大蕭條的開始。

1930年1月21日：倫敦海軍會議開始。

11月4日：由於批准《倫敦海軍條約》，首相濱口雄幸遭到極端民族主義者刺殺，身受重傷。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滿洲事變”，炸毀穆克頓（瀋陽）附近的鐵軌並嫁禍給中國，隨後入侵中國東北。

9月24日：若槻禮次郎內閣批准關東軍佔領“滿洲”吉林省，縱容軍方的擅自行動。

1932年3月1日：關東軍宣佈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成立。

10月2日：李頓調查團發佈報告，譴責日本入侵“滿洲”。

1933年1月28日：關東軍佔領熱河（今河北省北部），這是“滿洲國”和中國之間的緩衝帶，日本想在華北建立根據地。

2月24日：日本全權代表松岡洋右宣佈，鑒於“李頓報告”獲得通過，日本打算退出國際聯盟。

5月31日：日本成功迫使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簽署《塘沽協定》，在河北東部靠近“滿洲國”邊界的地區設定非軍事區。

1935年6月：日本加大對蔣介石的壓力，迫使蔣介石從河北、察哈爾、內蒙古撤出部隊，日本得以確保“滿洲國”周邊的勢力範圍。

1936年2月26日：青年將校在東京發動政變，差一點成功，但裕仁果斷介入平息政變。



12 月 12 日：蔣介石被反日軍閥張學良綁架，被迫與中國共產黨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 年 6 月 4 日：近衛文麿成為首相。

7 月 7 日：中日雙方在北京附近的馬可波羅橋（盧溝橋）擦槍走火，中日戰爭打響。

12 月 13 日：日軍攻陷並洗劫國民政府首都南京。

1938 年 1 月 16 日：近衛首相宣佈日本不以蔣介石為對手。

3 月 24 日：日本國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實施一系列緊急集權措施以開展有效的戰爭動員。

7 月 1 日：美國開始針對日本，對飛機及零部件實行“道義禁運”。

11 月 3 日：近衛宣佈，日本在中日戰爭中的目的是要建立“東亞新秩序”。

1939 年 1 月 5 日：近衛內閣辭職。

2 月 10 日：日本開始佔領海南島。

7 月 26 日：美國宣佈廢除 1911 年簽訂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衛在日軍佔領下的南京成立親日政權。

5 月 7 日：珍珠港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基地。

6 月 4 日：美國禁止向日本出口工業設備。

6 月 17 日：法國向德國投降。

7 月 22 日：近衛第二次擔任首相，松岡洋右成為外務大臣。

7 月底至 8 月初：美國對日出口金屬、航空燃油和潤滑油受到嚴格管控。

8 月 1 日：松岡用“大東亞共榮圈”來形容政府的野心，日本渴望領導一自給自足的地區集團。

9 月 23 ～ 29 日：日本佔領法屬印度支那北部。

9 月 25 日：美國加大對蔣介石的財政援助。

9 月 26 日：美國禁止對日本出售鋼鐵和廢鐵，從 10 月 16 日開始生效。

9 月 27 日：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簽署《三國同盟條約》。

10 月 12 日：近衛領導下的大政翼贊會宣告成立，日本政黨政治結束，“新體制運動”開始。



xxiv

10 月 31 日：舞廳關閉，爵士樂表演在日本成為非法活動。

11 月 10 日：全國慶祝日本皇室 2,600 年的統治。

1941 年 1 月 8 日：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發佈《戰陣訓》，要求士兵戰死沙場，不能被俘，這種美化犧牲的訓誡成為日本戰時信念的基石。

2 月 11 日：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抵達華盛頓。

3 月 12 日：松岡啟程前往歐洲，會見日本的軸心國夥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序幕 改變歷史的一天

1941 年 12 月 8 日清晨，霧，大和民族被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驚醒。七點剛過，日本人得知，該國“黎明前在西太平洋與美國和英國進入戰爭狀態”。¹ 儘管沒有透露具體細節，但彼時日本已成功襲擊了珍珠港。第一批戰機於日本當地時間凌晨 1：30 起飛，清晨 5：30 完成了這次突襲。上午 11：30，日本襲擊美國歐胡島珍珠港海軍基地的確切消息傳到日本，整個國家都為之振奮。稍後不久，日本正式向同盟國宣戰；日本在英國殖民地馬來亞和香港取得進一步軍事勝利的消息也隨之傳來（實際上，日本在馬來亞的軍事行動比太平洋行動早了近兩小時）。這一整天，日本廣播協會（NHK）在六小時常規節目外，為守候在收音機前的日本聽眾特意增加了 12 小時的特別新聞報道。

由於時差原因，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部隊襲擊夏威夷時仍是夏威夷時間的 12 月 7 日。在這次襲擊中，日本擊沉或損毀了大量美國軍艦、飛機及其他軍事設施。襲擊中喪生及後來傷重不治者共計 2,400 人。日本在發動這次毀滅性襲擊前並沒有終止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更沒有對美宣戰，這讓日本聲名狼藉。但 12 月 8 日當天，日本普通民眾對這些戰術細節並不在意，他們的第一反應是歡呼雀躍。

日本派飛機偷襲珍珠港時，該國正深陷經濟和政治動盪。由於國家不斷加強對公共生活的控制，一種無助感在日本國民中蔓延。從日本 1937 年年中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伊始，日本民眾曾相信他們的國家將很快贏得這場戰爭。然而，儘管不斷傳來日本在中國節節勝利的消息，但中國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並不打算放棄。與拿破崙的軍隊當年在俄國的情況類似，日本軍隊過於深入艱苦而陌生的中國腹地，難以有效展開軍事行動。儘管日本媒體繼續



大力鼓吹沙文主義，但民眾私下卻開始質疑，為甚麼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大多數民眾並不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實情況，他們所知道的是前外相、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 1941 年年初被派往華盛頓進行談判，以期和平解決日本面臨的國際孤立局面。但隨後並沒有傳來好消息，這讓日本民眾頗為擔憂。許多人知道美國對日本一系列舉動相當不滿，例如與德國和意大利結盟，先後佔領法屬印度支那的北部與南部等。美國似乎決心要通過經濟制裁來打擊日本，除非兩國能很快達成外交解決方案。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奢侈品很快消失了，食品也出現短缺，尤其是日本人的主食——大米。由於在中國的戰事久拖不決，精壯男子都進入軍隊以及與戰爭有關的工業部門，留在農村的人為部隊生產更多糧食的壓力更大了。從 1940 年夏天開始，即使東京最高檔的餐廳也只能供應廉價進口大米和土豆，這種大米口感乾澀，被當地人譏笑為“老鼠屎”。1941 年四月以後，在曾經充滿現代生活便利的六大都市，當地居民只有通過定量配給券才能獲得大米。到 1941 年 12 月，這一配給制度涵蓋了 99% 的日本民眾。對於一個國產大米在國民飲食中佔據近乎神聖地位的國家，這如同一場災難。

用當時一位評論家的話說，日本人的生活如同墓地一般陰鬱。²曾身穿艷麗和服或新潮西服、流連於影院與舞廳的時尚男女們現在卻盡可能地保持低調。小說家永井荷風對這些變化深感憤慨。這位年邁隨性的都市生活記錄者曾經認為，紐約中國城的鴉片煙館、巴黎蒙馬特的咖啡館和舊日東京的市井街區都是讓他感覺輕鬆自在的地方。他又瘦又高，看起來並不過度講究衣着，但實際上他既了解也十分在意時尚——這是他出身富裕家庭的結果。但即使以他獨特的審美觀來判斷，他也覺得日本人變得過於不在乎外表了。1940 年秋，這位年屆六旬的作家在日記中抱怨道：

東京市中心的街景已面目全非。僅僅半年前還熱鬧繁華的街頭，如今卻變得安靜而毫無生機。晚上六點左右，這兒如往常一樣擠滿了通勤族，但看看這些都市男女穿的甚麼衣服啊！說這些人變得沒有光

彩都是客氣了，他們顯得老態而土氣。女人們似乎也不再注重外表，不費心打扮了。夜晚的街道漆黑一片，人們不得不加緊回家的腳步。那些拼命擠進火車的人相互推擠，一個個看起來與難民無異。³

暗淡的都市生活說明，從 1940 年夏天開始提倡全國節儉的宣傳運動完全奏效了，日軍在中國戰事的拖延是主要推動因素。光“真正的日本經不起放縱”和“奢侈是敵人”這樣的標語牌子就有 1,500 個，懸掛在東京各地（不過也有人在“奢侈是敵人”中間插入一個假名變成“奢侈是極好的”^①）。

婦女愛國社團的志願者走上街頭，主導着這場節儉運動。這些看似正經的婦女以警覺的目光搜尋並告誡身穿漂亮衣服的女性，遞給她們一張寫有“請自重”的卡片。⁴ 那些燙着頭髮，戴着戒指，塗抹指甲油、口紅，或戴着金邊眼鏡的女人也成了攻擊目標，因為她們被看作“腐朽”、“個人主義”西式生活的擁護者。這種迫害運動有時也會遇到激烈抵抗。曾有一名女子歇斯底里地哭喊：“我受不了！”還有一位“化了妝”的年輕男子趾高氣揚地走上街頭，對這些愛國的時尚督察員挑釁地說：“你們不打算讓我說點甚麼嗎？”但這些反抗行為都只是個例而已。

曾販賣夢想的百貨商場也受到嚴格監視。每個商場都被要求執行“每名顧客限購一件商品”的政策，以抑制與節儉倡議相抵觸的過度消費行為。1935 年，化妝品公司資生堂開始讓漂亮的“服務員小姐”免費在商場櫃檯為顧客講解化妝技巧，其美容潤膚霜的銷量在兩年內提高了 23 倍。但隨着中國戰事的深入，“戰時愛心包”取代化妝品成為資生堂最暢銷的產品。裝有小零食、手帕、鉛筆和筆記本的愛心包被送到前線士兵手裏，以示家中親人的精神支持。

1940 年 10 月 31 日夜晚，每個舞廳都擠滿了最後肆意瘋狂的男男女女，因為第二天所有的舞廳和爵士樂表演都將變為非法（這些活動也被認為有損

① 編者註：原文為“Zeitaku wa Su-Te Kida”。



人們的道德，會危害公共秩序）。《朝日新聞》在第二天的報道中形容這些擁擠在舞池中央的人就像“剛下鍋的小馬鈴薯，總是彼此碰撞”。事實上，從1938年年中開始，只有職業女舞者才被允許在舞廳跳舞，由於被迫加入各種婦女社團，這些女舞者的人數已減少了一半。婦女社團競相搶奪新會員，讓她們從事更加“體面”（也更加清貧）的工作，例如打字員和工廠工人。但在1940年10月31日夜晚，即使樂隊的告別曲——《友誼地久天長》已演奏完畢，人們仍不願離開舞池，彷彿在用一種微小、無力的方式抗拒着即將籠罩日本的漫漫長夜。

1941年12月8日這一天改變了一切。成功襲擊珍珠港讓過去兩年日本陷入僵局而產生的暗淡情緒幾乎頃刻間轉變為狂歡，大多數日本人為此歡欣鼓舞。一男子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時他還只是二年級學生，他的父親在東京開了家收音機店，他驚訝地看到父親的店門口大排長隊，人們等待着修理手中的收音機，因為預計政府將發佈更多特別公告。他此前從未見過父親一天之中做了那麼多活，此後也再沒有見到過。⁵

這一天，日本人固有的矜持蕩然無存。大街上，陌生人相互道賀。東京市中心皇宮外的廣場上，人們在地上跪拜，感謝天皇對國家的神聖領導。永井荷風當晚在擁擠不堪的列車上冷靜地觀察到，“一個傢夥以顫抖的聲音發表着演講”，⁶他顯然無法抑制對當日新聞的興奮之情。這種公開表露的情緒與過去數年政府精心安排的各種勝利慶典形成鮮明對比，政府曾希望藉助慶祝活動喚起人們對中國綿延戰事的支持。

日本文人也無法擺脫珍珠港魔咒。時年59歲的齋藤茂吉是日本20世紀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年邁的熱血正煥發新生！……我們襲擊了夏威夷！”⁷36歲的小說家伊藤整在日記中寫道：“幹得漂亮，日本的戰術就像日俄戰爭時一樣令人稱道。”⁸的確，日俄戰爭也始於1904年2月8日日本對亞瑟港（Port Arthur）^②俄羅斯軍艦的突襲，兩天後日本才正式

② 譯者註：旅順港

對俄宣戰。最終，日本贏得了那場戰爭。⁹

即使之前不贊成在亞洲擴張的日本人也對日本與西方的交戰感到興奮。在過去 10 年，日本一再表示要逐步將亞洲從西方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現在，不贊成日本擴張的人立刻接受了這種官方立場。而在此之前，打着為亞洲反抗帝國主義的旗號卻在中國與亞洲同胞作戰的這種自相矛盾不斷折磨着這羣人。31 歲的漢學家竹內好表示，他和他的朋友一直誤解了日本領導人的真實意圖：

我們此前擔憂，在“建設東亞”這樣的漂亮口號背後，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現在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祖國日本其實並不畏懼強權……讓我們一同為這場艱難的戰爭而戰。¹⁰

儘管日本在 12 月 8 日充滿歡慶情緒，但仍然有一些頭腦冷靜的人對日本發動的戰爭表示懷疑，甚至擔憂。人們私下的情感也常常與公開表露的興奮有很大不同。許多人只是厭倦了戰爭及其對日常生活的束縛，還有人十分擔心他們的愛人可能必須奔赴戰場。

在距離東京東北約 70 公里的一個種植水稻的村莊，一個九歲男孩放學回家後得知日本襲擊珍珠港的消息。他的母親在屋外焦急地等候他，母親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流下的不是歡快的淚水，而是擔心其他六個兒子的安危。假如這場戰爭與中日間的戰爭一樣長久，那她這個最小的兒子也可能會被帶走。村子裏各家各戶深深的哀傷與電台傳來的歡快聲音形成鮮明對比，這一切讓小男孩印象深刻。¹¹

少數對西方有深刻了解的日本人也高興不起來。他們深知日本資源有限，確信日本最終會失敗。一位在名古屋三菱重工工作的年輕人仍然記得，那日在工作中從收音機裏聽到這則消息後，他產生一種混合着興奮與害怕的奇怪感覺。儘管他對成功襲擊珍珠港感到高興，但同時也擔憂日本的前途。他所在的製造“零式”戰機的工廠也將在幾年後成為美軍轟炸的首要目標。



他的同事大多被炸死了，而他僥倖撿了條命。¹²

在珍珠港事件後的歡愉氣氛裏，表達上述種種關切可能會以不夠愛國的罪名遭到逮捕。太平洋和東南亞的軍事勝利讓大多數日本人變得狂熱，使他們至少暫時忘記了等待他們的艱難時刻。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珍珠港事件同樣激起了廣泛的愛國熱情。佛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他的聲音從容而堅定：“昨天，1941年12月7日——將永遠成為國恥日——美利堅合眾國遭到了日本帝國海軍和空軍有預謀的突然襲擊。”以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為首的羅斯福的閣僚們最初要求總統向國會陳述日本過往在國際上的種種劣跡。但羅斯福最後決定發表僅500字的講話，以便將他的信息傳播給盡可能多的受眾。他表示，日本發動襲擊是背信棄義的，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擊敗這個懦弱的敵人。

羅斯福總統通過這一策略成功在國內激起針對日本的強烈情緒。曾在參加歐戰問題上與羅斯福爭執多年的孤立主義者也不再反對，羅斯福對日宣戰的提案立刻獲得國會批准，只有來自蒙大拿州的反戰主義者、共和黨議員珍妮特·蘭金（Jeannette Rankin）投了反對票。¹³從這一歷史時刻起，珍珠港被深深烙在美國人的心裏，並在熱門歌曲《銘記珍珠港》那強有力的歌詞中不斷強化。這首在珍珠港事發10天內錄製的歌曲這樣激勵着美國人：

“讓我們銘記珍珠港，我們將要上戰場；

讓我們銘記珍珠港，正如當年的阿拉摩^③……

讓我們銘記珍珠港，直至最後的勝利！”

③ 編者註：阿拉摩之戰（Battle of the Alamo）是1835年10月-1836年4月德克薩斯獨立戰爭期間，發生在墨西哥軍和德克薩斯分離獨立派之間的戰鬥。德克薩斯軍雖然戰敗，但是「勿忘阿拉摩」（Remember the Alamo）後來成為激勵德克薩斯士氣的口號。